

1

小镇濒临月牙湖,一片水,烟波浩渺的,将镇子润染得青花瓷一般,泛着淡淡的青瓷光泽,就连雨飘落下来,烟一把雾一把的,也是天青色的。

镇名也就叫月牙镇。

有游人来这儿游玩,或游湖,或看小巷时,总会提出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,这儿是先有镇呢,还是先有湖的。镇上一般年轻人就会张着嘴,干急却回答不出来。镇上的老辈人听了,就会告诉对方:“这儿先有镇,然后才有湖的。”

游客就哦的一声,表示清楚了。

月牙湖就在月牙镇的旁边,豆绿色的湖水泛着瓷白的光,从小镇一路地扯下去,一直扯向了镇下面的山弯处,十几里的长度,就那样随着山势弯曲着,时宽时窄的。水边也住着人家,或在湖边,或在山坡上,春天里桃花杏花一开,一片的粉色就映衬在水里,远的近的,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船在水上动着,滑出一丝丝的波纹,连带着水里的影子也一漾一漾的。间或,有渔人打鱼,一网撒下去,扯出来的时候,网里有银光闪烁着,引得两岸的人都锐叫着,也引得游人都锐叫着。打鱼的船见怪不怪,一路摇入柳帘里去了,那边,独着一柱炊烟,一直飘到空中,直直地不散,融入了天空里不见了。

俗话说,靠山吃山靠水吃水,小镇人当然一样,靠着这片湖吃着这片湖,除了撑船的拍照的搞导游的卖百货日用的,以及开旅店的,其余的都是家家饭馆开着,仍然用的是铺排门,搓了核桃油,门板上泛着红润的光。店里制出种种大闸蟹的妙味来,放在桌上:蟹黄蟹膏,肥腻丰腴,用小匙盛着,蘸着汤汁抿着,佐酒。蟹酱一碟,放在面前,可以佐饭。至于蟹黄包子,更是香软酥烫,吃得每一个食客吸吸溜溜的,赞不绝口,走了,还特意买上一些拿着。

吴伯是个例外,没有做饭馆生意,他开着一个泥塑铺子,啥都不卖,专卖泥人。吴伯的大儿子娶了老婆,单另过着,在水上撑船。小儿子吴昌跟着吴伯塑泥人。吴昌建议,在店铺里也可以带着其它商品啊,譬如当地土产的一些东西啦,再譬如一些瓷器啦,还有文房四宝啦。

吴伯摇摇头,告诉他,老祖宗规定的,做一行业一行,不能乱行。

吴昌哼了一声,不高兴地埋怨:“老祖宗咋就定下这么个破规矩啊?”

吴伯回头望着他,眼光从眼镜边缘的上面望过来,许久道:“娃儿哎,生意都让你做了,别人还活不活啊?都得有一口饭吃哎。”

吴昌听了,知道爹说得有理,就不辩白了,忙着手里的泥人。他捏的是一个胖乎乎

的和尚。他拿着竹刀,仔细地端详着手里的东西,左刮右刮,可那个胖乎乎的和尚却不是自己心中所希望看见的和尚。吴伯放下手

的活儿,走过来,接过他手里的泥人,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,在和尚手里加上一坨泥,捏出一个酒葫芦,让和尚侧举着葫芦嘴向嘴里猛灌着,仿佛正在狂饮一样。他再拿起竹刀,在和尚的直摆上斜抹出几缕衣纹,袒露着肚子,和尚的醉态就出来了,神态也出来了,鲁智深醉打山门的劲头,也就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。

吴昌停了笑道:“爹,你真厉害。”

吴伯哼了一声道:“守着我们祖业,好好学着,别掉了先人的脸面。”说完,吴伯又不厌其烦地讲起前人,说先人说了不得啊。

吴昌顺着爹的话风趣说着:“我们先人真英雄啊,比王阳的先人咋样?”

吴伯哼了一声,摇摇头,许久道:“你王叔的先人啊,嗯,靠嘴上下功夫吃饭的。”言下之意,王家先人比自己先人还差着那么一点,不过,自己和王叔关系好,这话却不好说出口。吴昌顺着爹的口气忙着头道:“从王阳那里就能看出来,牙尖嘴利的。”吴伯望了儿子一眼,知道儿子口是心非,不再搭话。吴昌觉得已经铺垫得差不多了,于是,就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道:“爹,镇上想办一个泥塑培训班,你看……”

吴伯扔下一句话:“别随便答应啊。”说完,转身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儿。他的铺子名“吴氏泥塑铺”,蓝底黄字,字迹斑驳,看来已经有些年头了。他的铺子和镇上其他人的不一样,是铺板门。早晨起来,将板门一块块下

去,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放在一块儿。到了晚上,再按照顺序上了。吴昌要换成玻璃门,吴伯摇摇头不答应,他就喜欢铺板门,至于为什么,他一句话,老先生留下下来的,能轻易改掉啊。他的泥人,有做好上彩的,就放在铺子上,有《穆桂英挂帅》,穆桂英头戴鸡翎子,盔甲在身,英姿飒爽;有《赵子龙大战长坂坡》,赵云白盔白甲,骑马握枪,一副冲锋陷阵的样子,还有八仙过海,有桃园结义,有借东风……

当然,也有的客人为了观赏他的手艺,现卖现做。吴伯呵呵一笑,让吴昌拿来润着的湿泥,转好了,几下就揉捏出一个泥人,也有动物,还有其它物件。总之,你要啥,他就捏啥,活灵活现地摆在面前,摆罢,在客人的赞叹声里,总是要说上一句:“和先人的比,差远了。”可是,吴伯先人捏的泥人也没人看见过,大家仍一致认为,他捏的泥人是最好的。

2

最近几年,旅游热兴起,就如一阵风一样,呼啦一声就刮到了小镇。一个个人,也如一阵风一样,呼啦一声就刮满了小镇,一般来的游人,就是指指点点地看小镇的古建筑,

看古戏楼,看关帝庙,看水旱码头,也走长长的巷子。大家说,现在,这样的巷子不多了哎。是真的不多了!长长的巷子,马头墙高耸,筒子瓦青灰。瓦上长了枯草,还有瓦参、青苔。檐下有灰砖托了横木,雕着“万”字花纹,或者凤凰牡丹的图案。巷子中间的石板街,游人走在上面,脚步一声音响,就如在古井中回荡一般。墙头上总会扯出一片古藤,一派葳蕤,阴了一面墙。绿藤的顶端灌满汁液,极力向上生长,再向上,显示出一片生机。有的墙头,春天里会冒出一枝桃花,或一枝杏花,引来几只蜜蜂,也引来一片嗡嗡的热闹。

游人来到小镇,大都先租住了旅店,一杯茶后,走出来,沿着小巷走,时分会为一片葳蕤驻足,有时也会为几朵花儿徘徊。巷子的夕阳里,燕子来去,唧唧喳喳的,不知道是在谈论着小镇过去的繁华,还是在谈着小

镇现在的祥和,每一个音符都清亮圆润,好像映着绿水青山的影子,落在游人的心中,也一片洗净。

镇子古,就显得古韵盎然。大概是受了

古风古韵的润泽,这儿的人也就有了一种古典的韵味。

这儿的男人一脸淡然,讲究生活精细。他们吃饭,绝不别像外草草应付,即使是糊涂,也必须得有四碟菜,放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,然后抄一张椅子坐下。菜绝不夹在碗里,吃一口,在盘子里夹一箸。至于午饭,四碟菜外,必有一壶酒,没酒咋行啊?

于是,女人拿了壶,还有杯,放在桌上。男人斟了酒,噙了几口水,再拿碗吃饭。当然,女人也会陪着,呷上一盅两盅酒,然后,女人脸就红了,眼睛氤氲成两汪水。

男人爱养花,一院子花草,中间有极品的,是最为重视的。别处人斗虫,这儿的男人斗花,有了极品花,一定会让人来看,来评。对方如果称好,赞不绝口,男人高兴得如中状元一般,又是递烟,又是让座。如有人说花儿不好,男人就气呼呼地将头扭到别处,懒得再理。

女人呢,是水养的。

这儿的女人大概临水而居,受水的润泽吧,一个个荷花一样,脸白白红红的,仿佛一弹,就能“噗”地一声弹出水来。女人的身子也如水,尤其那腰,水流一线,给人一掐就断的样子。最主要的是,她们有水一样的性情,柔,弱,见人望着,脸就红了,一笑,一敛目一低眉,悄悄走了。

她们会绣花,一个个绣的花儿活灵活现,花朵好像能散发着香味,鸟儿好像能鸣叫,蜂儿好像一不小心能蜇人。

她们会一手好茶饭,很平常的菜,让她们菜刀一切,下锅吱吱啦啦一炒,或用醋一烹,脆生青鲜鲜的,夹一筷子一尝,舌尖都险些被咬掉了。

小镇的古,还表现在房子的布局上。这儿的房子是典型的天井,不是一个,是几个,一个套着一个。天井的中间凿着石子,当然要栽上几竿竹,一片竹影映入窗内,房内也就绿色如水。竹子旁,一般有一张水泥石桌,桌上画着棋盘。旁边,放着四张鼓形的凳子。

很多院中都有一口井,极小,却极深,井沿里面圆形外面六边形的,旁边有着一架转轱。用水了,绞着轱辘吱吱呀呀放下桶,汲上一桶水,清亮亮的,六月天喝一口,那股凉气真沁到心中。井旁是一个洗衣槽,水倒进去,洗衣,洗衣,用结束后,将水槽塞子一扯,水汨汨地流出去,顺院墙边的一口暗渠流出,外面就是一池藕,有一片片的荷叶,有几声咯哇咯哇的蛙鸣。

其实,镇河就在外边,下了河堤的台阶就是的。

可是,镇人家家都有井,汲水煮饭就用井水;灌田养鱼则用河水,很是讲究的。这水多桥也就多,桥洞各种各样的,绝不重复,有六角形的,有半月形的,有花瓶形的;还有木桥,曲曲折折地横过水面,人在桥上走,影子落入水中,清清楚楚的。整个镇子也倒映在水中,如黑白片子里的世界。

游人看景,也看镇上的人,看完走完,临走时会买些当地的东西,有大闸蟹,有其它小吃,还有吴伯的小泥人:拿回家做个摆设,放在案头观赏着,或者送亲戚朋友,也是一次远行的礼物。也因此,吴伯的生意红火得不得了。但是,吴伯捏泥人的个数,每天是一定的,捏完洗手,背着手出门,去找王叔下棋去了。吴昌有时劝他:“爹,生意这么好,多捏些吧。”吴伯不答应,吴伯说,心不能大,钱是挣不完的。

吴伯越是这样,生意就越好,买泥塑的人越多。

吴昌不懂,就询问原因,吴伯一边用竹刀刮着手里的泥件一边回答:“老先生定的能错?老先生能看哩,知道不?少做点,慢工出细活。”吴昌就忙点头说:“我们老先生不亏是大将军,咋就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啊。王阳说,她先人是御史,眼界就不行了,瞧她就显得笨一点嘛。”

吴伯笑了一下,很舒适道:“在这儿这样说,转身对王叔还不咋咋说呢。”

吴昌知道自己和王阳的事情了,就笑问:“爹,王叔咋样?”

吴伯一边看着手里的泥活一边回答:“好娃儿啊。”

吴昌问:“真的?”

吴伯不说话了,只是点点头。

吴昌看爹忙着手里的泥人,就悄悄走出去,给镇长打了电话,告诉他:“我爹高兴着呢,镇长你快来谈你的计划吧。”镇长听了,连连答应着就来就来了,挂了电话。镇政府离吴伯的铺子不远,隔着一条水,跨一道月亮

# 老招牌

余显斌

形的石桥,再走一段柳荫垂垂的石板路,一拐,就到了。吴伯正在捏着一个长胡子老头,骑着一匹角弯曲的牛身上,手里拿着一柄云帚,一副身心自得的样子。镇长看了一会儿夸道:“吴伯,老子骑牛都活了。”吴伯忙抬头,看见是镇长,忙起来让座,又让吴昌泡茶。镇长坐下,一边喝着茶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,说到最后,摆明自己的来意,镇上想办一个泥塑培训班,将小镇的泥人品牌做活做大,做成一张名片。可缺一个做指导。镇就想到了吴伯,希望能出出力。吴伯默默地听着,没有说行,也没有说不行,而是慢慢站起来,洗了手,将镇长请进一个小而精致的房子里。房里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香案,上面放着一个式样古雅的古香炉,香炉里插着几根香,正袅袅地冒着淡蓝色的香烟。墙上挂着一幅旧得仿佛百年以上的画,画里一人坐在椅子上,青袍青巾,长须飘飞,望着镇长。

镇长眨巴着眼睛问:“这……是谁啊?”

吴伯告诉他,这是自己捏泥人的第一代祖师,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。镇长愣愣地望着吴伯,不知道他将自己让到这儿看在这个干什么。吴伯说,自己祖先临死前叮嘱过,家族的技艺只能传给后代,绝对不能外传。

朱镇长哦了一声,劝道:“老叔,不能改啊?先人的规定是死的,人是活的啊。”

吴伯许久摇摇头道:“没得改。”

镇长望着吴伯,见吴伯一脸坚定,毫无商量的余地,知道再说也是白说,就长叹一声,低垂着头走了。

当天下午在一块儿下棋的时候,吴伯将这件事告诉了王叔。王叔沉默着,用手指捏着一枚棋子,轻轻地敲打着另一枚棋子,嗒嗒有声,许久道:“这可咋办啊,不行了就改改?”吴伯不高兴了,反问一句:“能改,那还叫祖宗规矩?”王叔听了,轻轻地地点头,陷入沉思中。

那天,两人的棋下得寡淡无味的,最后,都没有兴趣再下了,互相对望着,如一对泥菩萨,一言不发。王叔突然站起来,对吴伯说:“走,去我那儿喝两盅。”说着,收了棋,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王叔的店里。王叔的老伴去跳广场舞了,王叔自己下厨,叮叮咣咣,不一会儿,整出几盘小菜来,两人就着一壶酒两个盅子,慢慢喝起来。

两人不说话,闷酒易醉,王叔酒量大一点儿还好,吴伯酒量浅,一壶酒见底,吴伯的舌头就不管事了,说话就磕磕绊绊起来:“老弟,这……祖宗的规定啊,哎。”

王叔也心事重重的,跟着“哎”了一声,然后扶着吴伯,一路摇晃着向吴家走去。吴婶迎着出来,一边埋怨吴伯不该喝醉,一边笑着让王叔家坐坐。王叔推辞着,说王阳从村上回来了,有事呢。说着,心事沉重地向家里走去。

3

吴伯的铺子在镇子前面,也就离古戏楼不远,一派热闹,人來人往的。王叔住的地方却在镇子的深处。从吴伯那儿起步,拐一个弯儿,过一石桥,一排柳丝后面,一小小的



门面,很洁净雅致,门上挂着一块匾,上写“王记豆腐食品店”,就是王叔的店。店内木桌木椅都打过核桃油的,泛着红润的颜色,映着外面的绿色,红晕的木制家具又泛着绿韵。

王叔和王婶整天忙碌着。

王叔和吴伯一样,每天无论多忙,客人再多,要做的豆腐斤数是一定的,卖完就收工,去活动室找吴伯下棋。王婶就去了街上,和一群老姐妹跳着街舞,锻炼身体去了。

王叔的女儿王阳大学毕业三年了,在镇里的一个村子当大学生村官,离镇上不远,坐着班车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了。王阳几次让爹娘歇着,别太累着。可是,王叔摇摇头拒绝了道:“祖宗传的手艺,不能废了。”

王婶听了也笑笑,不说话,扎撒着双手跟着忙碌着。

来小镇旅游的人,品尝了小镇的蟹,赏了水,看了湖,坐了船,观赏小镇买了王伯的泥人后,还必须到“王记豆腐食品店”来坐下,品尝一下王叔做的豆腐。来了,进门擦一个桌子旁坐下,叫上一盘豆腐。王叔说声来了,忙站起来,不一会儿,就端上一盘香喷喷的热豆腐,或调或煎,或炖或煮,吃得游客眉飞色舞,大叫不虚此行。

当然,如果有想以豆腐佐酒的,店里也会拿出一壶包谷烧,一只杯子。

王叔的豆腐白如纸,嫩如脂,滑爽,洁净。而且,最为吸引人舌尖的,是豆腐中隐隐透出一种大闸蟹的味道,美得蛰舌,也嫩的蛰舌。这豆腐是怎么做成的,没人知道。

有人一盘豆腐一壶酒,吃好喝好后,特意请教王叔:“老叔,咋就做出这样的好豆腐啊?”王叔呵呵一笑,告诉对方,对不起,祖先传下的规矩,不许外传。

来人听了,失望地摇摇头长叹,站起来走了。

也因此,吴昌不满地对王阳说:“自私!啥祖先规矩啊!不能破啊?”王阳一听就恼了,白了吴昌一眼,不高兴地反问:“你爹不自私啊?你爹咋不破啊?”两人就那样对望着,许久,吴昌嬉皮笑脸地道:“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。”这一说,王阳反而生不出来了,脸儿就红了,从腮边红起,慢慢地红到了脸颊,再红到脖子道:“你贼眼溜溜地望啥啊?”吴昌不回答,突然一指那:“那谁啊?”王阳一回头,吴昌瞅她不注意,噙了一声在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,转身就跑。王阳又羞又恼,气呼呼地道:“坏家伙!”

王叔做完街舞,恰好回来,忙问谁是坏家伙啊。王阳眨巴着眼睛说:“我说了吗?妈耳朵背哩,我说我生气要发火。”当妈的还能不知道女儿的心事,看着远处吴昌的身影,笑笑一句不说不说。王阳反而脸红了道:“妈,你笑啥嘛?”王婶说:“我笑啊,我娃长大了,知道瞒妈了。”

王阳听了脸更红了。

王阳是今天下午从村上回来的,也给王叔带回一个心事。她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,身后还带着一个憨厚的汉子,名叫周山。王阳告诉爹,周大哥也喜欢做豆腐,特意来向爹请教的。王叔听了忙让王婶泡茶斟茶,喝完之后告诉对方,别的请求都可以,唯独这一项不行,因为祖先传下规矩,不许传给外人,还请谅解。

王阳在旁边听了,不满地说:“爹自私,规矩就不能破啊?”

王叔生气地道:“能破,那还叫规矩啊?”王婶指指王叔道:“听听,和他吴伯说的话一模一样。”

王叔喝一口茶,回答道:“先人同朝为臣,又是生死之交,留下的规矩还能不一样?”

周山听了,苦笑一声,只得打个招呼,站起来走了。王叔看看噙着唇的王阳,长长叹息一声,站起来走了,去找吴伯诉心事去了。可是去了,吴伯也沉默着,心事比他的还重,他反而不好说出口了,只有约着吴伯来店里借酒浇愁,谁知愁更重了。

一晚辗转难眠,第二天早晨起来,王叔就病了,胳膊疼得抬不起来,拿着茶杯的手都哆嗦着,水泼洒得满身都是,更别说做豆腐了。可是,店门开着,就有客人上门来,就得做生意啊。王叔就让王阳别忙着回单位,今儿个就帮一下自己,应付一下门面上的事情。王婶听了忙道:“阳儿忙着工作呢,我来。”王伯摇摇头挡住了,怕老伴吃不消,也病着了,更不得了。

王阳在一旁望着王叔,还在生着昨天的气,噙着嘴不高兴地道:“我想帮忙,可是不会啊。”

王叔忙说:“我教你。”

王阳没好气地道:“你不怕破先人的规

矩啊?”

王叔说:“傻娃哎,你是外人啊?”

王记豆腐的制作方法不点明,好像很神秘似的。云里雾里的,一旦说穿就很简单了,就是将豆浆过滤后,放在盆子里,然后将蟹膏弄上半碗搅入豆浆里。过一会儿,两者充分渗透,再点卤水,再入包压实,就成了豆腐。

王阳做了一包后,又按照爹指点的方法,用煎熟的甯,兑入油泼辣椒汁,再加上精盐,搅拌均匀成汁水。然后,她拿了刀子,打开包袱皮,打了几块刚出包的热豆腐,给爹一块娘一块,自己拿了一块,蘸了汁水吃了一口,眯着眼睛细细品尝着,然后睁开眼睛得意地说:“爹,很简单啊,一学就会,和你做的的一个味道。”

王婶尝了,也连连点头,说真的啊,一模一样的。

王叔也用豆腐蘸着汁水吃着,慢条斯理地说:“窍门嘛,就在一个‘窍’字,‘窍’字一破就不稀奇了。”

王阳点着头呵呵的,豆腐做好,让娘卖着,自己就一脸阳光地走了,说村里有事自己做村长的不能耽搁,得赶紧去。

王婶看着女儿远去的身影,回头问王叔:“这丫头,咋这么高兴啊?”

王叔也望着,回转头道:“你做娘的都不晓得,我做爹的咋晓得啊?”

王婶还想着啥,外面传来买豆腐的声音,她忙准备出去。王叔腿快,已经出去忙开了,王婶看着他的瘦胳膊,一举一动很利落,就问:“好了?”王叔回头问啥啊。王婶指指他的胳膊,王叔点点头连道:“好了好了,利索着呢。”说着,还伸伸手臂让王婶看。王婶确实真的好了,念叨道:“这手臂,咋痛得快也好得快啊。”王叔开起玩笑来:“咋,你想我手臂继续痛啊?”王婶又说疯话,一边忙着打下手。

几天后,就有消息传入小镇,王阳扶贫的一户人家也开起了豆腐店,豆腐做得和王叔的一样好,也泛着淡淡的大闸蟹味,那人的生意由过去的冷清寡淡,放烟花一样,冻溜一声就冲上去了。带回消息的不是别人,是吴伯。吴伯的泥塑店里,除客人来店里购买泥件外,有时接到电话,也会送货上门。

当然,大多数时候是吴昌送的。这次,由于王阳要去县上开会,让吴昌用车送自己。吴伯接到电话,就自己去了那儿。吴伯是坐班车的,将一套泥人送给对方,收了钱,走出去。村里是一个新农村建设后的村子,有一条不大的街道,开着各种铺子。他就随便走走看看,到了一处豆腐店,就走了进去。过去,他经常喜欢去王叔店品尝豆腐。这次,他带着一种对比的心态,进了这家豆腐店里要了两种豆腐小菜,还有一碗米饭,吃了起来。豆腐进嘴,他就张大了嘴,那种豆腐味,那种细腻滑嫩的口感,和王叔的竟然一模一样。

他想,这是咋的一回事,难不成是王叔破了祖先规矩,将祖技传给了外人?他疑惑着,想不通,吃完饭,将钱揣了钱走出去,悄悄打听店主的名字,竟然叫周山。

他听王叔说过,这个周山曾上门想学自己的手艺,让王叔给推辞了,可是,现在这个周山咋就会了王叔的手艺?是偷窃的,还是咋的?吴伯带着疑问回到镇上,气也顾不上歇一口,就忙赶到王叔的铺子,将自己去送泥人的事说了,将自己吃豆腐的事情说了,而且说了店主的名字。接着他说:“你猜猜,他做的豆腐啥味?”

王叔笑笑,给吴伯一边斟着茶一边回答:“和我的豆腐味道一模一样。”

吴伯瞪大眼睛,许久道:“你知道?他……是咋的学到手的啊?”

王叔拿起茶杯,很舒畅地品了口茶,将自己得病,以及让王阳学习做豆腐的事情讲了一遍。吴伯不说话,喝着茶水,在嘴里慢慢地转着,皱着眉想了一会儿道:“不会是阳儿学会后,传给别人的吧?”

王叔眯着眼品茶着,许久缓缓道:“不是她还能是谁啊?”

吴伯看看王叔,惊讶地道:“你都知道了?”

王叔不说话,品着茶,慢慢地喝着。

许久,吴伯醒悟道:“你教她就是为了这啊?”

王叔再次点点头,得意地道:“祖先的规矩我可可是守着的。”

吴伯没有说是,也没有说不是,拿起茶杯慢慢喝着。喝罢,他猛地站起来,忙转身走了。王婶大惑不解道:“他咋这么急啊?”王叔笑着慢悠悠地道:“破规矩去了。”王婶不解,问啥规矩。王叔告诉她,别急,过几天她就晓得了。

果然,几天后王叔真的晓得了,整个小镇人都晓得了,镇上的泥塑培训班开始了,培训指导人并非吴伯,而是吴昌。吴昌如果有哪里地方不过关的话,一个电话:“爹,泥人咋的有裂纹啊?”吴伯告诉他,泥里还得放一种东西,是棉线,不然就会出现裂纹的。吴伯在电话里指点得十分细致,十分到位。事后,吴昌埋怨道:“这两个老爷子,干嘛把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啊?”

王阳瞪他一眼,告诉他:“你懂啥,这是祖宗规矩!”

吴昌哼了一声:“如果按照祖宗规矩,我们还能恋爱啊,还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?”王阳喊了一声:“脸真厚,谁和你恋爱了,说,谁和你恋爱了。”说着,伸出手去揪吴昌的耳朵,听到身后传来咳嗽声,忙回头看,自己爹和吴伯一起,正朝着那边的活动室走去,看来是准备去下象棋的。王阳忙收回手,和吴昌对视一眼,吐吐舌头,两人转身跑了。